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37/PV.11
2 October 1982

CHINESE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第十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9月30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西内阿斯先生 (海地)
(副主席)

后来: 霍拉伊先生 (匈牙利)
(主席)

后来: 罗兰季斯先生 (塞浦路斯)
(副主席)

- 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的讲话
- 一般性辩论' (续)

发言次序:

沙米尔先生 (以色列)
维什涅夫斯基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哈尔拉姆波普洛斯先生 (希腊)
舒尔茨先生 (美国)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限于发言的原文。 请更正在印发的记录上, 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82-63062/A

上午10时25分会议开始

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的讲话

主席（法语发言）：现在请民主柬埔寨主席向大会讲话。

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由人陪同进入大会会议厅。

主席（法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莅临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西哈努克主席（英语发言）：在四分之一世纪中，这是我第六次荣幸地走上这一讲坛，在各会员国代表前捍卫我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今天，和上次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武装占领柬埔寨后我于1979年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讲话时一样，我是作为我们自由主权国家的代言人，为了我国的生存而到这个大会来讲话的。

首先，我谨向大会主席表示最尊敬的良好祝愿。请允许我极尊敬地向伊斯马特·基塔尼先生致意，亲切地祝贺他对大会上届会议的杰出领导，祝贺他的才干，公正与正直。我向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致以尊敬良好的祝愿，他对正义与和平事业的崇高感情和热情奉献，我们都很钦佩。

还请允许代表我们国家及其联合政府，代表为祖国的解放而进行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斗争的全体爱国者，向在座的各国代表团致敬，在这些代表团中我荣幸地有着许多忠诚的朋友。

与某些诬蔑恰恰相反，我国政府并非流亡政府。政府的全体成员都在我国领土的内地与我们英雄的战士共同生活，并肩战斗。

尽管控制着柬埔寨领土的一支强大的越南军队作了种种努力，我们还是解放了并牢牢地掌握着不仅是接近泰国边界的地区，而且还有我国西南和东北好几个区域的广大地区。

今年七月，我本人靠坐汽车、步行和骑大象深入到我国内地，访问了三个解放

(西哈努克亲王)

区的同胞。所到之处，都受到了装备优良，纪律严明的武装部队的欢迎，也受到成千上万百姓的欢迎，其中我欣慰地看到有为数不少的幼儿。

联合国组织自1979年以来，一贯拒绝一个外国在我国首都扶植的政权，谋求在你们中间占据柬埔寨席位的要求，柬埔寨及其联合政府深表感谢。

大家都知道，支持该政权要求这一席位的人也知道，该政权徒有其名，他受越南占领当局的控制，而且一切的一切均依赖两个外国的保护。

承认金边傀儡政权将实际上意味着：

第一，承认我国永远受外国统治，而自1955年以来我国就是联合国名正言顺的会员国；并将我国降到某些国家的殖民地的地位，这些国家无耻破坏《联合国宪章》，蔑视要求一切外国军队立即无条件撤出我国领土的各项联合国决议；

第二，使其他许多并不一定属于第三世界然而却同样受到外国军队占领的国家凄然相信，它们将永远沉沦于一种早应丢入历史垃圾箱中的统治之下；

第三，增加我们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冲突危险。

柬埔寨在地理上处于极重要的战略地位。我曾经设法使我国成为具有对立意识形态的两类国家间的缓冲国。我们现在知道战争的破坏已由越南蔓延到柬埔寨，并有进一步向西方扩展的危险。

我们作为一个不允许在我国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独立、不结盟和中立的国家，不仅在那个半岛上，而且在整个东南亚甚至东亚，本可以成为重要的和平因素。

反之，今后的岁月将会证明，沦为两个扩张主义、霸权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的柬埔寨，将威胁到整个地区各国和各国人民的稳定、和平、安全与进步，还有可能挑起其利益在亚洲互相冲突的大国间的武装冲突，后果难以估量。

你们知道，河内领导人和他们的同伙经常对我展开混合着轻视、讽刺和辱骂的口头攻击。

(西哈努克亲王)

我不会对这些攻击作回答，我只预备提醒大家，1970年以前在非共产党人的领袖中，越南肯定没有一个比我更真诚的朋友，我在越南南北爱国人士为争取国家的独立的斗争中，自动自发地向他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帮助。

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队侵入了我国以后，我拿河内领导人多次以口头和书面提出的“永远感谢”的保证和“坚决尊重”我国的“独立、中立和领土完整”的诺言提醒河内的领导人，提醒他们他们的承诺。

在1979年底和1980年初，我写了三封长信给我的“朋友”和以前的“战友”，越南政府首脑范文同，提议越南政府和我国政府在河内或任何他选择的其他城镇进行双边谈判，以期和平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

在信中我指出，如果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意让柬埔寨恢复独立和重新享有自决的权利，那么我国在国际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获得人民普遍同意所产生的政府必然会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我们的邻邦和我们的兄弟越南进行合作，建立友谊。

这三年中，我徒劳无功地在等待越南方面发出友好的信号，我甚至受到某些同胞认为我一心“亲越”的指责。

对于我耐心地寻求和平的解决办法，以我国完全中立化和接受国际监督和保证重新建立互相信任的努力，河内领导人答复说，或奉命地答复说，他们不会与一个“不再代表任何东西”的人，一个“政治生命已经结束”的人谈判，而且柬埔寨的情况是“不能逆转的”。

但是，今天就和昨天一样，我对越南并不仇恨。我一直认识到，我们两国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永远是相邻的国家，而且因为这个理由，它们必须彼此了解，彼此沟通。但这种了解只能建立在两个平等的国家之间，是无法建立在仆人与主人之间的。

河内目前的政府不接受这个分析。它决意忘去，而且是如此快地忘去，我国人民和我本人在越南人民争取独立和统一的关键时期，屡次向他们提供了帮助。

(西哈努克亲王)

他们也就很快忘了——这是更为严重的——在这个斗争中，它从大部分国际社会得到的支持，是因为它看来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无辜的受害者。

今天，就是这个越南，在恢复了统一和独立后，反过来沉溺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角色里。它十分傲慢自大，甚至对于一些十分有理由对它的扩张主义感到关切的邻国作出了严重的威胁。

我们大家都注意到，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在最近访问东南亚时，对他访问的某些国家发出了几乎没有掩饰的威胁，仅仅因为这些国家要求越南把它的部队撤出柬埔寨，让柬埔寨人民重新享有自决的权利。

越南的外交部长曾指控某些东盟国家干涉柬埔寨内政。但我们知道，无耻地干涉我国内政，以大量部队占领我国，将我国的大部分自然资源据为己有的是越南，而东盟只不过要求我们的占领国让柬埔寨能再度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是出席胡志明总统的葬礼向他告别的唯一国家元首，他喜欢说，“没有比独立和自由更宝贵的了”。现在看来根据他的继承人的说法，这句格言只适用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它竟称自己有权没收它的紧邻——我国和不幸的老挝——的独立和自由，同时，还准备攻击其他军事上可能较弱的国家。

就柬埔寨而论，显然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企图通过唯命是听的傀儡政权这个中间人，永远把柬埔寨置于它的掌握之中，加以蹂躏，践踏。

我是在这些事实面前，在这种无法形容的情况下，不得不在此时献身于三方联合，加入武装斗争，尽管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以期我国有朝一日能再次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联合国在1979、1980和1981年都曾为我们做了件好事，就是拟出了明确、毫不含糊的决议，指出了公正地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道路。要不是越南在政治和领土方面的贪婪欲望，这个问题是不会存在的。

(西哈努克亲王)

1981年，联合国主持在纽约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会议的宣言和决议符合公平、正义和《联合国宪章》，符合柬埔寨和越南的最大利益，也符合整个区域各国人民的利益。

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同全国同胞一样，不能接受由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苏联和这个大国的一些盟国的支持下——再安排另一次会议。

在由越南安排的会议上，金边和万象的傀儡政权自然会占有一席，这样一次会议的主要作用，将是避开不谈“柬埔寨局势”，而宣告它已成定局，从而使越南扶植起来的驯顺的韩桑林政权作为既成事实得到承认。很明显，民主柬埔寨以及所有信奉自由与正义而且爱好和平的国家，决不会落入这样一个圈套。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如果它真正愿意对恢复这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那么，除了遵守各项联合国决议以及从此参加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的工作之外，别无其他解决办法。

象越南最近那样，宣布“局部撤退”驻在柬埔寨的占领部队，以减少我们区域的紧张局势，是绝对不够的；所说的撤退是否属实，还没有得到证明。事实上，最近越南又派了很多新的军队进入柬埔寨增援越南占领军。

我再说一遍：只有全部撤走越南占领军，然后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让我国全民选择自己的代表、议员、各部部长和国家元首以及政治体制，才是正正当当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办法。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一日不将军队撤离柬埔寨，我国政府就将继续竭尽全力，反对“既成事实”的政治手法。我们都很清楚，这三年来，在我国完全没有言论自由，一切政治反对力量都受到压制，反对者被投入监狱，或者无影无踪地从世上消失。

为了对付抗敌战士和不受越南控制的村落的居民，他们常常使用化学武器，特别是使用毒气。

(西哈努克亲王)

占领军越来越多地将柬埔寨的天然财富和物品据为己有；他们把越来越多的越南移民送过来，将我们肥沃的土地和渔产丰富的河流变成殖民地，赶走合法的所有人。

越南的宣传竭力要使获准进入柬埔寨的西方观察者相信，在这个被占领然而并不屈从的国家里，人民享有久未尝到的自由和幸福。这种宣传不无一定的成效。但是其他曾经到过这个区域，而且能够冲破多层障碍对真正情况作了深入研究的新闻工作者，已经揭穿了这种表面现象的虚假性。

我一直在跟你们说，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拿起武器来保护我们国家的主权。我知道，到处都有人讥笑我们的斗争，说我们太弱小，难以对抗越南派遣过来的强大军队。

不管弱小不弱小，竭尽全力与占领国作斗争是我们的神圣责任。

我不预言我们会在短期或中期内赢得胜利，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一定战斗到底。推动我们的不是仇恨，而是牢不可破的决心。这些强行统治我国、压榨我国的外国人，迟早终会发觉，他们将永无宁日，柬埔寨的土地将在他们的脚下越烧越烫。

我们并不是对越南人民发动战争。我们是为和平而战，为使我们现在惨遭奴役的国家重获独立和自由而战。我们不要“越式和平”或者“苏式和平”；我们只要自由人的和平。

我们不向别人要求什么。我们只要求恢复我们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庄严承诺，在我们的要求实现之后，我们将同所有各个邻国——其中首先是越南——以及同所有其他尊重我们的国家——无论它们属于哪一种政治和社会制度——一起过理想的和平共处生活。难道这是不合理的要求，不可能的妄想吗？

(西哈努克亲王)

我们在这个大会郑重宣布，遵照联合国的决议，越南全部军队从柬埔寨撤出之后，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随时准备同越南签订一项和平与互不侵犯条约，包含两个邻国承认并尊重其现有边界内的领土完整。

我今天以我们联合政府的名义，向越南领导人和人民作出这个合理的提议。只要他们能聆听这个理性的呼吁，我便心满意足了；东南亚的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人民都必然会感到极大的欣慰。因为这样不但使和平与和谐重临印度支那半岛，并使潜在的重大冲突化于无形。

不幸的事实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却丝毫无意探索这一条和解与和平之路。它想推销一项十分奇怪的“国际会议”的构想，这个会议的用意不在解决“柬埔寨局势”而是要“考虑东南亚的安全、和平与中立”。

各位代表请注意：越南人提议的“国际会议”结果必然是规避重要的柬埔寨问题，因为参加这样一个会议的代表们将会发觉，他们从一开始起便须事实上承认按照河内和莫斯科的命令行事的韩桑林傀儡政权。

我认为，各位也一定同样认为，显然地任何热爱正义和自由的国家，要想不背弃它的理想，是不能参加这样的一场聚会的，因为其唯一目标就是为两个国家的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事业的私利服务。

如果不是越南，那么到底是谁在威胁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呢？在苏联强大的支援下，越南军队进驻柬埔寨，对泰国与其它和平的东盟国家以及更远的一些国家形成了威胁。

必须明确指出，任何关心东南亚和平与稳定的会议都必须优先解决“柬埔寨局势”的问题。这样，在我国重获独立与自由之后，东南亚就没有问题了。因为与独立和中立的柬埔寨为邻的所有国家，对我们都不会有任何疑虑。

(西哈努克亲王)

我必须向东盟国家的政治远见和勇气致以最深切的敬意，因为东盟国家理智地拒绝了签订一项越南提议的互不侵犯条约。

这样的一项条约将会带来象张伯伦与达拉迪尔在1938年为了希望，不幸是妄想，软化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在慕尼黑签订的那个条约一样的灾难性后果。这样的一项条约只会成为签署它的国家与人民遭受进一步侵略的前奏。

代表们都了解，任何国际会议如果议程上的首要项目不是关于柬埔寨局势，不是想结束越南在苏联多方面支持下对我国的占领和殖民化，这样的国际会议是不能想象的。如果不讨论和解决柬埔寨问题，那真是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只有对河内和莫斯科的颐指气使屈膝投降。

在一个“越南会议”上，由越南领导人扶植起来并由强大的越南占领军保护的一群金边卖国贼代表柬埔寨，如果去参加这样的会议，未免可悲。

接受越南人在柬埔寨造成的既成事实，无异于接受弱肉强食的原则。这项“原则”已在不少国家实行，这些国家现在悲惨地被一个大国把它们沦为奴隶。

我确信联合国的会员国——至少是那些仍然重视自由、独立、正义与和平等的原则的会员国——内心必定感到需要通过几项决议，对越南占领和殖民化柬埔寨这个行动高喊“停止”，并采取各种措施，要求我们过去所尊重的越南恢复它的荣誉感，我们希望它这样的丧失荣誉感只是一时的现象。

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局限性，我们自己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绝对优先以致于再无余力关心别人的问题。但是，我国一直是联合国会员国，相信各位会允许我就一些重大问题简单说说我们的立场。

首先，我要表示我国和我国人民衷心感激那些慷慨接纳我国难民的国家，其中领头的是泰国，它出于人道义务肩负起非常沉重的负担，提供难民避难所，保护几十万逃脱奴役、苦难和死亡的我国同胞不受威胁。我也同样全心全意地感谢东盟其他国家对我国事业的积极支持和在外交及其他方面的援助。

(西哈努克亲王)

我还要向大量接纳我国难民使他们能摆脱绝境的其他国家，以及慷慨捐输提供援助使我国同胞过去受惠和现在受惠的许多国家致敬。同时，我要向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以及国际红十字会、儿童基金会和其他人道主义组织致敬，感谢他们为我国难民和其他困苦同胞所已经做的、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这一切。

其次，我尊重越南人民，他们被拖上殖民主义之路是违反他们的意志的，许多年来他们陷入不计其数来自各方面的各种困难，这是他们的政府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的，这种情况引发了千百万“船民”外逃的悲剧。

我不认为我有权要求西方国家停止向我们的邻人提供援助，因为他们是他们政府恶劣行径的无辜受害者。但是我有权以柬埔寨人民的名义，要求所有不是越南殖民主义帮凶的国家立即停止给予河内政权财政、经济和物质援助，这种援助可能不会用于协助越南的不幸人民，而会鼓励他们的领导人坚持不利于我国人民和我们国家的勾当。

第三，我们重申同我们的兄弟姐妹阿富汗人民团结一致，他们同我们一样正在进行斗争，以求他们的国家能够再次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我们同样支持老挝人民，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渴望恢复老挝的独立和自由。

第四，我们重申声援我们的兄弟姐妹巴勒斯坦人民，他们为国家的重生经受了最恶劣的考验。我们仍然正式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和国家的合法代表。

第五，我们坚决支持我们的兄弟姐妹朝鲜人民，他们正当地期望目前被违反人民意志强行分裂的祖国重归统一，我们热烈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元帅，明智和爱国的提议，以便通过和平、自主的过程实现统一。

第六，我们衷心希望目前正在冲突的两个兄弟国家，伊朗和伊拉克，能对他们的问题寻求和平解决办法，并和平地实现必要的和解。

第七，我们对黎巴嫩这个原先曾是近东瑞士的国家所遭受的无妄之灾和无数生

(西哈努克亲王)

命牺牲深感同情，我们衷心希望这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终于得到尊重，外国军队毫不迟延地撤出，让黎巴嫩人民有机会自行解决他们的问题。

第八，我们重申同英雄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兄弟团结，他们在西南非民组领导下，正进行着向比勒陀利亚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争取国家解放的正义斗争。

谢谢你们耐心听完我的长篇讲话。

主席（法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民主柬埔寨主席亲王殿下刚才对大会的重要讲话。

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由人陪同离开大会会议厅。

沙米尔先生（以色列）（英语发言）：同在本次辩论中已经发言的代表一样，我谨祝贺第三十七届大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以全票当选这崇高的职位。我国代表团相信，主席将以公正和明智的方式指导本届大会。我很有兴趣地注意到，他在本届会议开幕式上所作的颇有见解的致词，特别是这一段令人信服的提法：

“……一些所谓的危机局势列入了议程，只造成毫无结果的辩论，反而使得一些因为冲突升级威胁着世界的真正的危机被忽略了。”（A/37/PV. 1, 第7页）

大会每年一度的一般性辩论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能综览世局和国际系统在过去一年中的工作情况，还使各国能公开表示它们的希望和关切、期待和忧虑。综览之下可以看出，在过去的一年中，提高全世界人民生活水平并建立和平的前景并未改善；同时，除原待解决的问题外，又产生了新的困难。

经济、社会和军事方面的重大国际问题也迅速增加。国际系统无力解决这些问题。许多重要的问题根本未被提到联合国的议程上来，联合国在致力解决的问题上，作出的成绩也远不能令人感到满意。今年，裁军特别会议的失败和南北对话的僵局使人们普遍感到失望。

酝酿中的冲突常常威胁着世界的局势。有些冲突目前尚未爆发，有些处于爆发的边缘。世界领导人找不到解决这些冲突的办法。

在阿富汗，侵略、占领和冲突行为有增无已。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继续无视大量的联合国决议。非洲之角和西撒哈拉都仍有冲突存在。由于消除这种潜在危机的国际努力未获成功，留下了今后发生暴力和流血的隐患。

越南军队无视联合国、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其它组织要求撤军的呼吁，继续占领柬埔寨。

仅在不久之前，我们还目睹了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旧冲突的恶性爆发。尽管联合国多年来一直参与这些岛屿的主权问题，却未能阻止或停止这场战争。

我国所在的地区存在着地方性的不稳定状况。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多种原因应

(以色列)

有正确的认识。多数国家的贫困现象十分严重，但于此同时，一些石油生产国都有着巨大的财富。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抬头，一些国家的政府大为惊慌。多数国家的统治政府都操有绝对权力，任何批评与反对意见都要遭到无情的镇压。关于阿拉伯团结一致之谈，常常掩盖了邻国之间不断发生的冲突。紧张和摩擦，或被这种现象所揭穿。

伊朗和伊拉克之间仍在进行一场残酷和疯狂的战争，这场战争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并耗费了本可用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几百亿美元。黎巴嫩刚刚开始摆脱一场持续七年之久的冲突。在这期间，黎巴嫩遭到其邻国叙利亚及不受欢迎的客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恐怖主义者的占领和掠夺。谈论这些冲突和引发这种冲突的长期不稳定状况，并无批评或抹黑的意味。这种现象是一种现实，凡是关心中东持久和平与安全的人都应承认这种现实。没有什么魔法能改变这种形势，或解决所以造成这种形势的问题。

尽管如此，有些人出于天真、无知或恶意等原因，仍然想出解决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争端可使整个中东地区得到和平与安定。仅是黎巴嫩最近发生的事件便可证明这种说法的荒谬性。一些阿拉伯国家政府禁不住要利用恐怖主义组织来清算它们同其它国家政府之间的宿怨。毫无自卫能力，又无强劲政府的小国黎巴嫩，因此便成了理想的战场。叙利亚对黎巴嫩的独立和完整心怀巨测，使这种状况变得更为严重。由此爆发的局势同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几乎或根本没有关系。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冲突，约旦和叙利亚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利比亚和其它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无休止争端，也都是一样。

常有人说，犯错误的不是联合国系统，而是会员国，联合国不过反映了会员国的错误。这种说法当然不错，但人们同样可以说，一个鼓励争夺而不是妥协、抵制而不是合作、对峙而不是谈判的系统，不能适应我们这个存在不同种族、宗教、文化、社会习惯及政治作风的世界的需要。

使联合国一些专门机构过分政治化，是一种特别无益的破坏性作法。这些机

(以色列)

构不是被用于完成它们为之建立的社会、人道主义和科技任务，（在允许的情况下，许多机构本能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相反，有人为了派别利益而经常地破坏和糟蹋这些机构。联合国系统不能有效地帮助阻止世界经济的危机和恶化，这无疑是其

中的原因之一。

我认为在此有必要赞扬我们的秘书长，他的报告有卓见、发人深思，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可以很肯定地说，我们代表的国家不愿：

“诉诸安理会或使用联合国这个机构。”（A/37/1, 第9页）

秘书长令人信服地举出了其中原因。我可向他保证，以色列政府将支持为改进世界前景而采取的有建设性和有效的措施，按他的话来说，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弱小国家将能得到保护和庇护。同时，对于企图把秘书长经过深思熟虑的提议当成又一种政治战的工具加以利用和滥用的作法，我们要提出警告并表示反对。

根据联合国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及其会员国早在三十年前就应该反对阿拉伯世界不承认一个会员国 - 以色列 - 有安全生存的权利。当联合国无视这一不能规避的义务时，它已损害了自己的形象，降低了自己的威信和道义力量。自那时起，联合国再没有勇气站起来谴责阿拉伯国家及其同伙直接和间接地对以色列的侵略、威胁、暴力、敲诈和恐怖行为。

大会甚至不理睬戴维营协定和以埃和平条约，无视今年初以色列撤出西奈的事实。它花了大量时间在阿以冲突的其它方面，显然是比较适合胃口。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大会、安理会和联合国其它机构通过了数以千计的决议，但其中几乎没有一项决定和决议明确的指名谴责任何阿拉伯国家或组织对以色列或以色列人民的攻击行动。在三十年中，难道阿拉伯人从未发动过军事进攻、采取过恐怖主义行动、劫持过飞机和人质吗？更不用说实行过禁运和封锁，或采取过根据国际法甚至可称为构成战争理由的类似敌对行动了。阿拉伯国家和其恐怖主义组织总显得是无辜和受害的一方，是受侵犯而从未侵犯的一方。

联合国文件中，充斥着反对以色列的决议，其数量和篇幅都逐年增加，内容充

(以色列)

满了歪曲的假想、武断的声明和具有片面性和破坏性的建议和决定。就连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讨论，巴不能免于政治化和派别作风之害。大会一九八〇年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的一致意见，去年受到了破坏。我们希望能重新建立这种一致意见，我们过去在这里说的话仍旧算数。中东国家之间存在许多分歧，但任何分歧都不应阻碍无核武器区的建立。为了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共同前途，我们必须这样做。以色列政府随时准备在任何地点立即同所有中东国家就达到这一目标开展没有先决条件的谈判。

大会和委员会的讨论中存在的双重标准和歪曲作法也蔓延至联合国其它机构，其中包括安理会，并通过安理会影响到给中东联合国部队和机构的指示。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联合国救济工程处的被滥用。工程处的任务是使难民重新恢复正常生活，但它却成为维持难民营的工具。难民营中无事可做人被煽动被强迫为恐怖主义组织服务。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专门机构，也被利用来进行超越其职责和权限的宣传战。上周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上，政治虐待和政治歧视大行其道，以色列代表团的全权证书遭受拒绝，使原子能机构和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信誉受到严重的损害。

这种歪曲和错误作法的累积后果，在黎巴嫩得到清楚的反映。那里形成了一种对以色列的威胁，对黎巴嫩的福利和独立的威胁，形成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基地和一支规模很大、装备精良的军队。这支军队被用来对以色列北部的村庄和市镇进行不断升级的袭击，由于联合国的决议提高了巴解组织的声望和地位，巴解在黎巴嫩霸占一方，建立起海盗式的国中之国，将一个恐怖政权强加给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用来攻击以色列和进行国际恐怖活动的巴解组织恐怖主义基地，在挂有救济工程处招牌的营地内不受阻拦地进行活动并得到发展，它们还享用为人道主义目的捐献的救济金。在联合国驻黎巴嫩南部维持和平部队的背后，恐怖主义分子建立了军事基础设施和巨大的武库，以准备从北面和东面对以色列发动联合的阿拉伯进攻。

(以色列)

如果我们让同联合国宪章分道扬镳的联合国决议来决定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关系，我们的前途早已是毁灭。这些决议允许阿拉伯国家在军事、政治、经济及其它方面敌对以色列。巴解组织可以不受联合国的任何限制，继续对以色列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进行恐怖战。以色列的敌人认为，它们可以在它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时候发动全面军事进攻，清楚地知道联合国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它们。

只要回顾一下联合国在一九六七年的表现便十分清楚。当时安理会受到阻拦，来讨论一九六七年五月份和六月埃及的好战行动。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说明问题：当埃及和叙利亚破坏停火于一九六七年赎罪日联合对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时，联合国未作出任何反应。

我们后来在恐怖主义份子的基地、总部、武器和弹药库、行动文件和其它一些方面的发现，甚至超过了六月初加利利和平行动前所掌握资料的范围。我们得到了预定不久后发动有计划的大规模侵略的具体证据。

黎巴嫩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多年来受到巴解组织恐怖行为的威胁，不敢公开说出他们的遭遇。现在他们可以自由地揭发巴解组织所作所为的真象。他们证实了我们当初的最坏的揣测。

整个国际社会都有责任，也应有勇气站出来，正式禁止巴解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并将其代表驱逐出所有有自我尊严的国家和所有的国际机构。只要这种组织和其代表还能涉足文明的讲坛，联合国及其机构就不可能开始重建威信和恢复活力的进程。

三十七年前击败纳粹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文明世界已吸取了反犹太主义的教训。反犹太主义造成了世界上最可怖的种族灭绝悲剧。不幸的是，这个丑恶的妖怪又开始抬头了。在国际论坛上攻击以色列或犹太复国主义的行动，往往为反犹太主义蒙上一层透明的面具。以色列国是犹太民族运动的成果，它不能，也不愿顺从地接受这种罪恶思想体系的重新复活。我们呼吁所有有尊严的人民和政府共同采取新的庄严行动，在人类社会中消除一切形式的反犹太主义。

(以色列)

苏联和叙利亚境内的犹太人仍得不到人权，特别是离境前往自己选定的国家居住的基本权利。这是我们文明的羞耻，是直接有关国家政府的羞耻。以色列国是犹太人民的祖国，它不能，也不愿在这些权利得到之前保持沉默。

正是在四年之前，埃及、以色列和美国的领导人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戴维营协定。埃及在阿拉伯国家中起了先锋的作用。两个邻国承让双方都有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生存的权利。谈判的过程是漫长和艰巨的。为了执行戴维营协定，以色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冒了很大的风险。普遍和平的构架是经艰苦努力制订出来的。埃及、以色列和美国多次反驳了对戴维营协定的抨击，并强调指出，这是唯一得到协议的，因此也是唯一能行得通的，在以色列和其邻国之间通向和平的途径。

我们采取讲究实际和现实主义的态度。我们准备重新开始谈判，以便根据自治计划，为朱迪亚、萨马利亚和加沙地区的阿拉伯居民建立自治机构。选举产生的行政委员会代表有权代表当地居民，并就今后的地位进行谈判。戴维营协定指出，目前阶段不应谈判这些地区今后的地位问题，这种规定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仍然相信，在目前阶段就遥望未来只能导致失败。

以色列欢迎其它国家参加戴维营协定所规定的进程。我们坚信可以达成协议。没有必要提出已在戴维营谈判中抛弃的或没有接受的新概念和办法。举例来说，我们不准备重新谈判建立第二个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这类的问题。戴维营协定否认了这类问题，认为应采取更加现实和更能被接受的解决办法。

自一九四八年至今，大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直未摆脱难民的地位。这是阿拉伯国家政府可耻行为的明证。它们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不负责任地利用人类的痛苦。一九四八年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的人数约为五十五万人。包括外约旦的巴勒斯坦领土在内的阿拉伯国家有足够的土地和财政资源为他们提供住所和就业机会。以色列资源薄弱，一九四八年后，却为大约八十万名逃离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犹太人提供了住所、就业机会和甚至更多的福利。这个人道主义

(以色列)

方面的问题，这些年来早就可以解决了。

除制造出一个巴勒斯坦问题，以此作为攻击以色列的武器外，阿拉伯国家政府还在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领域对以色列进行抵制，并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在这种积极和持续敌对的情况下，试图在阿拉伯首脑会议（包括最近在摩洛哥非斯举行的会议）的决议中找到可能采取温和立场的暗示是荒唐可笑的。转向温和立场首先应在行动和事实中反映出来。

发动这场反以色列运动的阿拉伯领导人，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并没有帮助巴勒斯坦人民在解决问题方面取得任何进展。历史将证明，以色列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他们的福利所作出的贡献超过了他们的阿拉伯兄弟。

以色列仍忠于它根据戴维营协定所作的承诺。以色列告诫不要试图重新解释、重新谈判或回避这些协定。它们是执行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338(1974)号决议唯一可接受的计划。确实，没有安全便不可能有和平，而进一步切割领土只能破坏安全。强迫以色列进一步撤出现有领土，不能带来和平。那些寻求和平共处的以色列邻国，将发现以色列愿意同它们进行合作。但那些将“和平”字眼当作诱饵，并认为可以削弱以色列的国家，却只能欺骗自己。对和平的酬报是和平本身。对这样一项重大崇高的事业，再没有比这高的报酬了。

卑鄙屠杀贝鲁特难民营平民的行为，在以色列引起强烈震惊、愤怒和反感。这场罪行的犯罪者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但这件事却反映出有人盲目仇恨并诬陷以色列，这种行为太不成话，应受到普遍的谴责。

所有采取这种路线的人必须认识到，这种行为只能减小和平的机会，鼓励那些在中东靠偏激和暴力谋利的份子。中东所需要的只是合理的建议、温和的立场、更大的耐心和使不同思想、意识形态、信仰和社区能够共存的真诚愿望。以色列愿意参加并促进在中东建立这种现实和环境的进程。

维什涅夫斯基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语发言：代表团提供英文本）：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要我代表他和联邦政府向大会讲话。

我要向主席先生转达施密特先生和联邦政府对他当选主席的祝贺。同时，我要感谢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主席在那届会议期间做了很好的工作。

联邦政府还要我向秘书长先生转达最美好的祝愿。秘书长面临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我们看到，他在执行这些任务时，技巧娴熟、坚决果断而且实事求是，这说明他还认识到象联合国这样一个国际组织及其秘书长对政治事件能够起到巨大的影响。在他任职的第一年期间，由于堪称典范的献身精神，已经对加强联合国形象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现在遍布全世界的冲突有增无减，变得更加猛烈凶残，在更大的程度上威胁着世界和平。在黎巴嫩、阿富汗、波斯湾、南部非洲、南亚、南大西洋和中美洲，成千上万的人在国内外军事对抗中惨遭牺牲。

世界上饥饿和贫困的现象有增无已。许多国家的经济都受到衰退的影响，简直到了它们无力应付的地步，不少国家的经济受到的影响甚至更为严重。每天都有人失业；不论北方和南方，东方和西方，人们都同样担心事情将会怎么样继续发展下去。这一情况也严重地威胁到国际合作，不仅威胁到国内和谐，而且最终也威胁到国际和平。

与此同时，武库中具有令人不能想象的破坏力的致命武器却堆积到了存放不下的地步。军备竞赛的螺旋上升看来没完没了，许多人都担心它可能会越来越快，最后变得完全不可收拾。1981年，世界各国武器和其他军备的总支出第一次超过了6,000亿美元，相当于世界各国国民生产总值总额的6%，等于全世界每人每年支出100多美元。但是世界上，许多人连100美元的家产也没有。

* 主席主持会议。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80年，全世界武器生产的费用比工业国提供的所有官方发展援助的总值高出好几倍。按照伦敦国际战略情报研究所和经合发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估计，后者所属各成员国的军费是发展援助的十倍，经互会各国的军费则甚至是发展援助的一百倍。这些事实不能不令人怀疑国际社会的神智是否健全。我们的行为使我们全都卷入了这种集体的疯狂现象；因此，我们必须全体努力驾驭这种现象。

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表达了我们各国的担忧。呼声已经发出，但它的影响面还不够广泛。

各国政府的确必须正面回答：时至今日它们是否履行了自己对世界和平应负的责任。它们必须答复这个令人焦心的迫切问题：人类是否能够最终控制那些正在累积之中的武器系统；它们还必须正面回答：既然世界上存在着饥荒和贫困，既然经济危机造成了愈来愈大的困难，它们怎么还有理由年复一年地增加对武器的投资。

施密特总理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届特别会议上说：

“明显地在我们各国人民中推动许多人动乱不安的那股力量必须被看作是对我们的鞭策和道义责任。”（A/S-12/PV. 10, p. 62）

找出和平受到威胁的原因或者想出消除这些原因的办法都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以坚决果断的意志和能力，达成用更好的办法保卫和平的协议。

1980年初，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他的和平训言中说：“不愿意进行真诚的持久对话，就不可能实现和平。”

保卫和平是一项永无休止的任务。认为和平可以一蹴而就并且随即得到维护，或者和平受到威胁的原因在所有地方都可以永远根除，都是不现实的。这种原因每年增多。我们需要作出不懈的努力，限制这些原因，设法使它们起不了作用，订立有效的合作规则，从而使国际社会不致重蹈覆辙，陷入自我毁灭的无政府状态。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人们往往谈到驾驭危机；他们使用这个名词的意思是说要一个一个地及早查明各种大大小小的危机，坚决有效地制止它们，如有可能就把它们完全地消除掉。这确是可以起到保卫和平作用的必要的、真诚的但无疑是极其艰巨的任务。

不过，我们绝不能以此为满足；我们不只需要驾驭危机，我们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和平战略。

为此，我们需要恢复本组织《宪章》的各项原则、它所订立而我们全都承担了义务的国际关系准则。

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在国际关系中摒弃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教诲。神圣地载入《联合国宪章》的这一全面禁用武力的规定宣布任何形式的袭击均属非法，而且适用于使用各种类型的武器。我们的目的必须是防止一切冲突，摒弃使用一切武器。大西洋联盟在1982年6月10日首脑会议的宣言中重申，除去反击之外，它永远不会使用自己的武器。

我们必须尊重各国的独立，尊重真正的不结盟和各民族的自决权，从而实现和平。

我们必须为各国确立更大程度的安全，从而实现和平。如果我们把安全政策看作是争取实现世界和平的政策——事实上我们的确必须采取这种看法，那么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使用争夺的手段，用经常通过进一步扩充军备满足被夸大的安全需要这个方法，靠渴求至高无上的地位，或者采取挑衅性的因而最终也是非常危险的姿态来炫耀自己的力量，那都是不能确立安全的，因为这一切只会扩充各方的武库。

只有跨越联盟的界限，冲破思想意识的樊篱，携手合作，努力谋求彼此协议的安全，求取列明详细规定的尽可能最低的均势，各国才会有更大程度的安全。

军事竞赛不能为我们带来均势和稳定；只有商定的军备控制和裁军才有助于达成这项目标。此外，还必须辅以各国在区域一级和国际一级进行对话和合作的政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有的纽带和联系决不能破坏，而是必须维持，尤其是在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困难的时刻更要这样。互不通气会引起彼此误解对方的用意，从而会导致采取错误的行动。

但是，只有我们在维护本身的利益时力求温和克制，只有我们也理解和承认对方的利益，只有我们能够彼此作出可靠的估计，和平才可能持久，对话与合作才会有实质的意义。

而且，长远来说，只有贫富之间的差距不会越来越大，只有我们设法通过建立真正的南北伙伴关系，消灭贫富差距，世界和平才能得到保证。为此，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防止世界经济崩溃，因为这种崩溃不仅会使贫者愈贫，而且还会对和平造成威胁。经济崩溃造成的威胁甚至与积累武器对人命所造成的威胁不相上下。

1973年9月26日，当时的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先生作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的第一位代表向大会讲话时说：

“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按照我们的信念，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分担对世界事务的一份责任。”(A/PV. 2128, pp. 2-5)。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信守这项诺言。我国位于欧洲的中心，在东方和西方，在南欧和斯堪的纳维亚都有许多邻国。我们希望做一个好邻邦。我国是欧洲共同体的一个成员，也是大西洋防御联盟的一个伙伴，我们正在协助维护和巩固和平与稳定，特别是欧洲的和平与稳定。

我们宣布全力支持丹麦主席代表欧洲共同体所说的话。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合作共处的情况，将永远雄辩地证明，即使是在一个几百年来屡次出现敌对、对抗和战争的区域，在紧密合作和亲密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持久的和平秩序，的确是可以办得到的。

欧洲共同体和大西洋防御联盟是建立在稳固的共同利益和相同的民主自由观念的基础之上的；不过，我们还必须切实执行一项超越思想意识、军事和战略界限的睦邻政策。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德国是夹在东西两方中间的一个分裂的国家。东西两方对抗对我们德国人损害最大。同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合作，同他们订立条约，对我国和别国都有好处。这些条约创造了一种暂时的妥协办法，使欧洲的局势稳定，使欧洲的和平更加牢靠。之所以能推行这项政策，仅仅是因为有一个西方联盟，是因为有西方联盟的防御能力，也是因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全力赞助这个联盟。

我们打算坚持这项合作政策。但我们必须承认，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现已加强，原因是：苏联侵略阿富汗、波兰事件，特别是苏联的军备扩充。尤其是苏联大量扩充中程核武器，对我们是一项致命的威胁。

阿富汗这个小国家坚持同一支高度武装的侵略军作战，现已整整三年。战斗连绵不断，人命损失惨重。超过百分之二十的阿富汗人现已逃离本国。柬埔寨局势也很相似。我们要求停止使用武力，停止让人受苦受难，我们要求让阿富汗人民和柬埔寨人民得到和平，让他们自决。

联邦政府一直极度关注地注视着波兰的形势发展。我们希望波兰能够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解决自己的内政问题，并按照波兰领导人自己作出的保证，恢复没有戒严和拘留人民的局势，特别是要恢复同工会进行对话。处于目前的这种僵持局面，波兰不可能有稳定可言。

我还想指出：德国人和波兰人过去都经历过太苦太难。我们两国彼此之间一直都没有公正相待。我们德国人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始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对波兰的侵犯。但德国和波兰双方，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都表示有勇气愿意谅解。华沙条约以及一九七五年的协定就是明证。愿意谅解的精神很明显地不仅存在于政府之间，因为数百万计的德国人明确地广泛表示，他们衷心愿意助以一臂之力。对此，我感到高兴和自豪。虽然签订条约最初只是政府之间的重要行为，但我感到，尤其是现在，身受压迫的波兰人民已经意识到我们的和解意愿。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正是在东西方关系越来越差的时候，我们希望尽一切可能，保证不会出现对抗政策。特别是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决不能有这种对抗。正如联盟首脑会议波恩宣言所指出的，“我们的宗旨是发展坚固的、均衡的东西方关系，目的是谋求真正的缓和”。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在韦贝林湖举行的会议上，赫尔穆特·施密特总理和埃里希·昂纳克总书记重申，他们坚信战争永远不能发源自德国的土地。但德国也永远不能再被战争蹂躏。因此，所有德国人都特别感到有义务协助维护欧洲和平。在东西方关系越来越差的时候，东西德之间的关系决不能带来新的紧张因素。因此，我们将设法保持这种关系，尽量不使它变坏，而且一有可能，就改善这种关系。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促请大家尊重全世界各地的自决权利，也为德国人民要求这种权利。因此，我们的政治目标仍然是努力争取在欧洲实现一种和平状态，使德意志民族能够通过没有任何羁束的自决过程恢复统一。我们了解，在短期内无法达成这项目标。因此，努力通过对话和谈判，改善我们的关系，就越加重要了。

事实证明，签署协定的政策对柏林很有用。缓和及驾驭冲突在这方面特别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严格遵守和全面执行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四方协定，仍然是延续其稳定效果的最为可靠的保证。

联邦政府继续认为与全世界各国进行经济合作也是保持国际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特别是与东方的关系方面更是这样。继续进行贸易战以求达到政治目标，既不明智，也取不到什么效果。在这方面，我们特别关心的是作为和继续作为一个可靠的缔约国。现有各项协定在困难的时候也必须信守，因为这些协议当初也就是为了解决困难才签订的。

大约再过一个月，又要在马德里再次召开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后继会议进行审议。我们对这个会议特别重视。我们认为欧安会过程仍然是构成东西方关系和促进欧洲裁军与安全的必要因素。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欧洲人民从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得到了可以感触到的利益，尽管他们的希望还根本没有完全实现。保卫和平的长期政策可能遇到挫折。这对于身受者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正是在这种时刻最需要利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力求恢复理性的政策。如能照我们的要求的那样落实最后文件的所有部分，便可以对改善东西方关系和稳定欧洲和平作出重大贡献。在马德里我们的目标是为欧洲裁军会议规定明确的任务，作为对两方持平的最后文件的一部分。

两个超级大国去年十一月恢复对话在日内瓦开始谈判中程核武器问题，对保障欧洲和平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

我要附带说一下：施密特总理深信，在东西关系遭遇困难的现阶段，美苏两国领袖彼此直接谈判是有好处的。

北大西洋联盟波恩宣言重申了我们安全政策的主要部分：一方面是威慑和防御能力，另一方面是裁军和军备控制。裁军和军备控制都是重要问题，也是我们为和平大业服务的安全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重要的是使我们各国人民深信我们的安全政策的确能够保障和平。空谈裁军是不够的。东西方人民同样都要最后亲眼看到可以感触到的成果。

施密特总理最近在国情咨文中引述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罗杰斯将军的话说：

“我深信争取实现未来理想世界的唯一途径是谈判桌。我们必须就裁军和军备控制以及各种部队和武器等问题进行谈判。这是双方停止军备竞赛的唯一途径。”根据在波恩举行的联盟首脑会议上美国向苏联提出的裁军和军备控制综合提案，我们支持进行有目的的、不折不挠的细致谈判，以求取得具体成果这样一种主张。

首先，我们要求真正裁减东西方的战略核武器。美国提议经由“裁减战略武器谈判”，大量裁减美苏两国战略武器，已经使全世界人民又一次抱有裁军政策可能出现转折点的希望。我们欢迎美苏两国正在日内瓦进行谈判的努力，它们这次不仅讨论限制两国洲际武器，而且还讨论大量裁减的问题。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第二，我们要求消除陆基中程核导弹。美国在日内瓦谈判中向苏联建议双方完全放弃它们认为具有特别威胁的一类武器，对预示着将会采取裁军的第一个重大步骤，从而也预示着将会消除由于苏联扩充中程导弹使我们感受到的威胁。今天在日内瓦重新开始的谈判对我们特别重要。

由于批准了不扩散条约，我们德国人就承担了义务保证永远不拥有核武器。因此，联邦政府更觉得有理由一再要求核大国也要信守它们在条约上承担的诺言。

第三，我们要求列明细节地全面禁止所有化学武器。我国对这个问题特别诚恳地承担义务已经多年，最近又提出各种实事求是而又可以接受的提案，希望就核查禁止化学武器条约是否得到遵守的可靠方法达成协议。我呼吁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仔细审查这些提案。

第四，我们要求裁减中欧的部队数量。欧洲结集着双方互相对立的世界最大的常规武装部队。因此在维也纳举行的关于互相均衡裁军的谈判，对于居住在本地区中心的我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此外，欧洲裁军会议必须商定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整个欧洲的建立信任的措施，因为这将有助于更清楚地了解欧洲的军事潜力和军事活动，从长期来说，不仅可以减少相互的恐惧，而且可以减少并非故意的军事升级的危险。

我们在欧洲、欧洲共同体和大西洋联盟内负有特别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可以对世界其他部分发生的危机漠不关心。

我们知道，正如欧洲的事态发展将很快波及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世界其他地区的各种问题，无论距我们多么遥远，同样对我们有直接的影响。我们不仅眼见这些影响，尤其是从直接受影响的人民的命运来说，我们还形同身受地感觉到这些影响。

联邦政府特别关切地注视着中东局势的发展。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黎巴嫩当选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的被害和巴勒斯坦难民营中令人恐怖的屠杀，再次增加了在中东实现和平的困难。联邦政府，和其欧洲盟国一样，强烈谴责这些罪行。我们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平民并进行独立的调查。我们希望重新部署多国部队后将有助于结束暴力和屠杀。

必须依照该国的宪法规定尽快恢复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就要求凡违反黎巴嫩政府意愿驻扎在该国的所有军队迅速撤出。联邦政府还希望黎巴嫩的所有政治力量团结起来重建国家，各自克制，避免进一步的暴力行为。

只有依靠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解决办法，才能确保中东的和平与稳定。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必须有包括巴解组织在内的该地区所有当事各方的参加，必须以保证包括以色列在内的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这一原则为基础。必须以公正对待包括有权实行自决的巴勒斯坦人在内的所有国家人民为基础。最后，它必须以有关当事各方的相互承认为基础。

因此，联邦政府欢迎里根总统的新倡议，认为这是协调有关当事各方权利的重要步骤。联邦政府还满意地注意到，在《非斯宪章》中，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第一次议定了一项基于该地区所有国家间实现和平的政策。联邦政府吁请各有关人士抓住这一新的开端，竭尽全力争取达成一项全面的和平解决办法。

南非的镇压黑人政策和种族歧视政策，不仅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而且可能导致国内对抗，给该国和整个地区带来破坏性后果。

纳米比亚必须在1983年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自由选举最后获得独立。

只有当非洲各国能够独立自主和在不受外国大国压力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它们才能指望实现非洲的持久和平。外国军队在非洲的存在妨碍着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冲突的任何努力。

联邦政府欢迎大韩民国总统关于举行对话和谈判以缓和这一分裂国家的紧张局势以及实现南北朝鲜和平统一的各项建议。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联邦政府从一开始就敦促以和平办法解决南大西洋的冲突，欢迎旨在使英国和阿根廷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批建设性步骤。 只有经过政治对话和会谈才能永远地解决这项争端。

同拉丁美洲各国保持长期存在的密切和良好的关系，仍是联邦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 联邦政府认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即将加入欧洲共同体，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共同体与拉丁美洲的关系。

我们坚决支持作出各种努力，保证所有国家都尊重不结盟原则。 我们执行以伙伴关系为基础的发展政策，设法以此推动和保障不结盟运动。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鼓励第三世界的区域合作，因为这种合作可以起到加强稳定、独立和和平的作用。

联邦政府还完全支持旨在使世界各国实施放弃武力和制止军备竞赛这一原则的各项努力，以及有关建立信任措施的各项协议。 我们还提出了自己的倡议，作为对这种努力的直接支持。 我们希望联合国审议和发展我们向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会议提出的制订一项建立信任措施行动准则的建议。 我们希望订于明年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举行的有关建立信任措施的讨论会进一步推动建立这种措施，因为它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和平政策的文献。

自上届大会以来，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迫离开他们的祖国或被赶出祖国。 我们不能容许以百万计的人被迫暂时或甚至永远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别处避难的这种状况。 上届会议取得的基本一致意见认为必须采取适宜的预防性措施，这是加强各国之间和各国际机构之间的合作、避免新的难民潮的第一步。 我们应当坚持这种意见。 设想中的政府专家工作组应尽快开始工作。

鉴于侵犯人权的现象在全世界大量存在，只表示各种善良的意图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在国际一级认真地和坚持不懈地继续加强保护人权的工作。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为此目的有必要设立一个国际人权法庭。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我们特别重视我们关于在全世界废除死刑的建议。我们知道，由于不同的法律传统和宗教信仰，许多国家可能对此问题持有不同观点。但是我们主张，凡想废除死刑的国家应当在国际上作出明确的宣布，而且应该明确地承担义务。

现在世界经济失调，严重地威胁着稳定与和平。与此同时，消除饥饿与贫困的前景，比以往更加黯然。在各工业国家，由于高利率，经济持续衰退，造成失业率节节上升。国际贸易下降，保护主义的压力抬头。这些情况对大家都不利，尤其不利于第三世界各国。

由于初级商品价格降低，进口石油费用继续造成沉重的负担，加上波动不定的高利率，发展中国家借贷的机会因此受到限制。摊还巨额债务本息对它们的经济是一项重负，它们必须竭尽全力才能还本付息，有时甚至根本没有还偿能力。

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本着伙伴精神互相合作，使世界经济恢复稳定的增长和发展。必须使诸如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一些现有的国际组织发挥作用。

另一项主要工作将是保持自由贸易和资金流动。任何国家均不应忽略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它应该承担的义务。任何国家破坏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都会使世界经济不景气恶化。

此外，鉴于初级商品价格下跌，我们需要一个世界性体制，来稳定出口收益。

当然我们将设法在现有资金范围内进一步增加我们的官方援助。尽管经济情况困难，预算问题相当多，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0.3%，经常项目逆差很大，1981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仍然提供了价值72亿西德马克的官方援助，相当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0.46%——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提供的最大数额。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本身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必须厉行节约，对现有资金精打细算和制订谨慎的借贷政策。发展政策也必须集中在特定的一些领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其中最重要的是促进第三世界的农业，因为农业部门决定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粮食供应。

此外，还必须着重能源部门。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能源供应的费用已经变成一项几乎无法忍受的负担。因此，这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供发展援助的一个优先领域。我们认为，这也是对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制订的行动纲领的一项贡献。

此外，还必须将环境保护视为重要的合作领域。我们必须阻止人类毁坏其本身赖以存在的基础，不顾一切地污染环境和耗尽宝贵的资源。在这方面，有许多重要的工作尚待进行。

最后我们不能忘记，世界人口增长可能赶上和抵消我们为促进国际经济稳定所作的一切努力。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作出了历史性的尝试，设法制订一套利用世界海洋的国际制度。联邦政府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

大家公认，会议成果并非尽如人意。除了令人满意的条款外，还有一些关于今后深海采矿的安排，使我们难以决定是否赞成签署公约。我们认为最遗憾的是会议不能提出可以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成果。联邦政府将在深思熟虑和其他与会国紧密协商后，作出是否签署公约的决定。

南北对话不应遭受破坏，对促进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相互信任的合作至为重要。我们已全体一致决定就原料、能源、贸易、发展、货币问题和金融等进行全球性谈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欧洲共同体的伙伴一起促请立即开始这些谈判。关于经济问题的凡尔赛首脑会议为一项关于开始全球性谈判的决议提出了建设性的立场，其后获得所有经合发组织国家的赞同。现在必须就尽早展开全球性谈判达成协议。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过去数十年来对联合国寄托的希望往往没有实现。但我们不应忽视一项事实，那就是：联合国是否有力量，取决于所有成员本着《宪章》精神共同负责地工作的政治意志。那些宁愿投票赞成短期目标和一面倒的决议而不争取达成妥协和协商一致意见的国家，就是在阻挠这个论坛上真正的协商。

我欢迎秘书长直言不讳、面对现实地在他的年度报告内剖析这个组织的现况。我也欢迎他提出改善联合国工作和安全理事会作用的建设性建议。我国政府将积极支持为此目的，作出的各种努力。

和以前一样，联合国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对保卫世界和平作出切实的贡献；我们必须提高联合国保卫世界和平的能力，必须更好地利用现有手段达到这个目的。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现在是而且将永远是争取和平的政策。我们与欧洲共同体（一个眼光向外注意其对世界所负责任的组织）的伙伴合作，并且在大西洋联盟中同美国和加拿大合作，共同推行这项政策。

我们的和平政策具有连贯性，其依据是我们从本身的历史中汲取的教训，并受我们这一分裂国家地处东西方交界处这一形势的制约。这项和平政策获得我国各界人民的广泛支持，因此绝不能随意把它抛弃。

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维护和平。单是驱除恐惧不行；我们还必须对抗世界上威胁我们的危险。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

“和平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状态，我们必须建立和平，还必须不断地维持它。”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充分利用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政治和道义责任，以及我们的决心。我们绝不能相信，象帕斯卡所说的那样，在山这边是真理，在山那边就是谬误。既然威胁是全球性的，就必须适用全球性的行为规则。《联合国宪章》就充满着这种精神。唯有本着这种精神行事，我们才能够推行切实有效地保卫和平的战略。

哈尔拉姆波普洛斯先生（希腊）（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您当选为第三十七届大会的主席，这是对您这位外交家杰出的才干和德行的赞颂，是对您丰富经验的承认，也是大会将在贤明的主持下顺利进行的保证。请允许我对您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在此，我还要对卸任主席伊斯马特·基塔尼先生表示最热烈的祝愿。他出色地主持了大会的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倡议，为这崇高的职务增添了声誉，博得了大会的赞赏*。

我还特别高兴对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祝贺。他在任职的第一年中，以其非凡的才华兢兢业业地完成了他的使命，赢得了应得的高度信任和尊敬。

丹麦外交大臣、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主席埃尔曼一任生先生已向大会阐述了共同体十个成员国对主要国际问题的看法。不过，我想在此声明，希腊政府的外交政策基本是以绝对遵守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原则为指导的。因此，我们极为重视促进缓和、裁军与国际合作。我们还最强烈地支持在全世界加强尊重人权的一切努力。在这里，我想详细分析我国政府在与希腊有特别关系的问题上的立场。

首先是中东问题。中东问题除了在国际上十分重要外，对希腊还有特别的关系，这不仅因为我们在地理上离这个形成危机的区域很近，而且因为我们同阿拉伯世界有着传统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政府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为促进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和恢复黎巴嫩的和平在欧洲共同体和其他国际讲坛上提出了许多倡议。

第三十七届大会开幕时，正赶上一起骇人听闻的罪行——数百名无辜的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难民营中惨遭屠杀。这场残酷屠杀的详情要待适当调查后才能知道，但是这场屠杀发生在以色列军队严密控制的地区，这一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因此，以色列对所发生的事件有不可逃脱的责任。

* 副主席罗兰季斯先生（塞浦路斯）主持会议。

(希腊)

我国政府已再三地最强烈地谴责了以色列的入侵黎巴嫩。当美国特使哈比卜先生终于安排了和平解除西贝鲁特的围困时，我们感到中东事态可能有希望发生建设性的转变。但我们的乐观是短暂的，因为黎巴嫩总统当选人遇刺后，以色列违反哈比卜协议，进兵西贝鲁特，为后来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屠杀巴基斯坦平民的事件敞开了大门。我国当即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有效措施，保护黎巴嫩的平民。

不过，还是有些令人高兴的迹象的。我指的是里根的计划。这个计划可以认为是，可能找到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办法的第一步。关于这方面，我还要强调阿拉伯最高级会议随后在非斯提出的建议。我要着重指出，与会的阿拉伯国家一致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建议，以期得到能为巴勒斯坦人民满意的全面解决办法。

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不仅冲突各方要采取行动，而且整个国际社会都要采取行动。如果我们不想看到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的这次遭遇之后，把他们绝望沮丧的强烈情绪转变为新的国际暴力，我们就应该提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地位，使它能在和平进程中起更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利，包括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的同时，应承认巴解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有权正式参加和平谈判。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毫无疑问应该肯定以色列存在的权利，以及同该地区其他国家一起在公认的安全疆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以色列应该认识到，不能通过武力得到安全；只有通过对话和谈判，才能得到安全。

最近的事件证明，黎巴嫩的稳定对和平解决中东问题有着直接影响。为了这个原因，也为了声援灾难深重的黎巴嫩，我们必须鼓励一切措施，通过恢复黎巴嫩的正常生活和黎巴嫩政府对它全部领土的统治，使黎巴嫩稳定。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欢迎选出一位新总统，并衷心希望这一发展将标志着黎巴嫩开始了一个新纪元。

塞浦路斯问题对希腊政府极为重要，因为希腊人民同塞浦路斯人民之间有着人所周知的联系，也因为根据一九六〇年的条约，希腊是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保证国之一。

这个问题的要点可以概括如下：

(希腊)

土耳其部队占领着塞浦路斯共和国百分之三十六以上的领土，因此，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不能对其全部领土行使主权权利。成千上万的希族塞人背井离乡，在自己的国土上过着难民的日子。另一方面，占人口少数的土族塞人对他们自己的安全表示深切的忧虑。同样，由于土耳其的入侵和进而占领塞浦路斯岛，惊人地出现了长期性的威胁，希族塞人对自己的安全也深感忧虑。此外，我们不能忽视塞浦路斯问题的决定因素，即塞浦路斯共和国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希族塞人，而只有百分之十八是土族塞人。虽然一九七四年的入侵至今已有八年之久，但秘书长主持下从那时就开始的两族谈判却是一无所成。

面对这样的现实和这样不祥的僵局，希腊总理安德列亚斯·帕潘德里欧先生曾在几个月前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建议，主要内容是所有外国部队都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领土，扩大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希望这么做能免除土族民族对安全的顾虑。关于这一点，希腊总理曾明确表示，希腊准备提供大量捐款，以满足扩大维持和平部队所要增加的费用。撤出了外国部队，扩大了联合国部队，就有条件开始两族间真正建设性的会谈，找出能为双方接受的公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最终的目标是，根据大会有关决议，保障塞浦路斯的独立、领土完整、统一和不结盟的特色。

违反《宪章》的原则和义务而诉诸武力造成的问题，不止于中东问题和塞浦路斯问题。其他一些重大的国际危机，也都是不顾大会一再的一致谴责和要求停止占领的呼吁，非法使用武力，继续占领别国领土所造成的。柬埔寨和阿富汗就是这样的例子。不管谁是侵略者，希腊都一贯坚决谴责一切一切侵略行为和外国的占领。

我刚才所说的，并不是说我们不同情被剥夺了基本自决权利的人民的斗争。我国政府给予道义上支持的正是这样的民族解放运动。我想在这里更具体地表明，希腊政府对中美洲局势的关注，更具体地说，对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局势的关注，对萨尔瓦多冲突可能区域化的关注。希腊呼吁通过谈判，政治解决萨尔瓦多问题。

(希腊)

并坚决认为“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应作有代表性的政治力量参加这种政治解决。

我们本着同样的精神，最强烈地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继续非法占领，坚决支持接触小组的西方国家的努力，吁请他们尽最大的努力使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能得到执行，不再拖延。值得高兴的是这些努力最近产生了鼓舞人心的进展，纳米比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独立了。

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1982年9月7日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全面的、充满魄力的、有卓识远见的关于联合国现状的报告。德奎利亚尔先生明白地提出联合国在衰落，我完全同意他的评价。在这里，我必须说，联合国未能帮助维持和平和保护会员国的主权，我国政府深为失望。恐怕我要说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的话，联合国就要变成一个装饰性的国际官僚机构。而当初创建联合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类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粉碎了的希望和期望。现在不是让我来讨论危机根源的时候。但是人人都认为，联合国的衰落，大国的责任不小；无视联合国基本原则的许多国家也是一样。

希腊一贯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一直真正关心着裁军的最新发展，尤其是几个月前召开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讨论经过。遗憾的是，虽然没有人否定亟需裁军，但特别会议并没有产生我们大家所期望的成果。不过不可忘记，会议反映了各国人民都愿意和平生活，不遭战祸的决心，各国政府，特别是超级大国政府，应该懂得这一信息的真实意义而加强努力。应赶紧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促进缓和与国家间的合作，为采取切实有效的军备管制和裁军措施铺平道路。既要努力裁减核军备，又要努力裁减常规军备。必须牢记，如果不在裁减军备的同时，裁减常规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核裁军就不能成功。

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欢迎美国同苏联正在日内瓦举行的谈判。我们衷心希望谈判取得积极进展。我国反对世界分裂成敌对的集团，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消除这种分裂，是我们长期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我们赞赏不结盟运动

(希腊)

在促进和平事业工作中起的作用。我们必须对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的决定表示祝贺。

但是，如果没有对人权的尊重，没有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发展，和平是不完整的。

民主的希腊有着悠久的文化和民族传统，坚决地、毫不动摇地尊重人权。从未有人在希腊因种族、宗教或信仰而受迫害。因此，我们深感遗憾地注意到，在一些国家，人们受到刑讯、失踪或被剥夺了基本权利。此外，一些国家以抵制干涉内政为借口，拒绝与有关国际机构合作，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加以控制。希腊谴责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特别是南非政府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虽然国际社会一直要求它立即结束这种政策。

全世界经济形势普遍恶劣，造成一些南北问题的严重挫折。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衰退的趋势毫无好转，完全不可能立即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而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脆弱，亟应以可以接受的速度朝前推进。南北对治看来已奄奄一息，停顿和僵持成了常态。

因此，更希望这届大会能终于就展开全球谈判达成协议，这个谈判已耽搁太久了。坎昆会议和凡尔赛会议为促进全球谈判作出了认真的努力。联合国必须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这应该是所有会员国的责任，发达国家尤其必须承担它们应负的那份责任。我国政府支持为此目的的一切努力。如不能缩小贫富差距，只会增加政治动荡，威胁世界和平，已是再清楚不过了。

在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代表着全世界奋起努力寻找新办法来多多使用这些能源。临时委员会在罗马的会议，为继续协商以执行纳米比亚行动纲领创造了积极的气候。

一个强有力的、更加生气勃勃的联合国应该仔细研究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大量经济问题的可能解决办法，联合国需要发挥更实际的作用。

(希腊)

如果我不提最近的海洋法会议，那将是一种疏忽。希腊是个海洋国家，欢迎海洋法会议完成的工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希望能对解决国家间现存的分歧和加强国际合作作出重大贡献。我们呼吁所有国家都签署和批准这项公约。

我已说过我国对联合国工作成绩不佳所感到的失望，特别是联合国未能完成它的主要任务，即帮助维持世界和平，保护会员国的主权。但我感到必须同时表达我国衷心的祝愿，祝愿联合国将逐步克服弱点，以完成人类付托给它的使命。联合国虽有许多缺点，但仍然是——应该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一大希望。我向秘书长作出保证，他为恢复联合国的威望和效力所作的崇高努力，将得到我国政府的衷心支持。

舒尔茨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英语发言）：

我首先向我们的新任秘书长致意，他就任以来虽然为时短暂，却已给这个职位带来了极高的荣誉。达格·哈马舍尔德曾经向大会说过，不论你选择那一个字眼：

“独立、公正、客观——其意义都是用以形容秘书长不能回避的、必须具备的态度的本质。”

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来自第三世界，我很自豪地指出，他也属于我们这个新世界。他已经表现出，他是严格遵守这一最严谨的标准的。正因为这么做了，他赢得了我国政府的尊敬，凡笃信《宪章》宗旨的人，也无不心存感谢。

我同时祝贺匈牙利霍拉伊先生当选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主席。

今天，面对诸位，我不能不想到我跟这个城市和这座会议大厅的关系。我诞生的地方离此不过四英里之遥。离此不远，赫德森河对岸，就是我生长受教育的地方。就在这座建筑揭幕的一九五二年，我曾来此参观过。这座建筑，事实上等于树立了一座至少有希望消灭战争的殿堂。

当我在五十年代初期来此参观的时候，公众对那间称为“沉思室”的房间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我知道这个房间还在这儿。然而，这么些年来，这个机构更出名的却是高谈阔论，而非沉思。在这座会议大厅里有过雄辩滔滔的伟大思想的流露，也有过口是心非、陈腔滥调和装模作样的夸夸其谈——其目的多半不过是给无耻的、不人道的行径进行伪装罢了。

但是，言论本身并不可笑。我相信，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不是车轮，也不是电力或内燃机的利用。这些虽都是促成进步必不可少的，但我们最卓越的成就却是缓慢、笨拙但终归胜利的语言文字的创造。语言文字把我们的祖先从独处幽禁中解放出来。语言文字成为我们将人类生存最宝贵的财富——知识——传递给子孙后代的工具。哈穆拉比法典、圣经、论语、佛祖的教谕、古兰经、莎士比亚的智慧、圣雄甘地或马丁·路德·金的信条——都是语言文字的组合。

(美国)

语言文字又是暴君手下最大的受害人，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因言论而受逮捕、拷打、囚禁、放逐的人最了解自由的意义。一个敢于挺身而出说话的人——举例说，光是莱赫·瓦文萨一个人——比一个装甲师更危险。

在这里，不论是象我一样经过一小时的短程飞行或象诸位之中许多人来自地球的另一边，大家进入这座讲堂都为了一个主要的目的——谈一谈我们政府对未来种种问题的看法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至少有一点是我们一致同意的——问题繁多、困难重重。在分配给我的短时间内，我不想详尽地谈每一个问题，甚至多数问题都无法细谈。我只想大致谈一谈美国对我们的共同问题采取的原则和一般做法。*

由于历史渊源和民族性，美国人是一个讲求实际和实用的民族——但也是一个有理想的民族。这种一向非常单纯有时不免天真的理想，却经常领导我们敢作敢为。里根总统对待外交政策的做法完全以实事求是的美国经验所产生的标准为基础。正如德托克维尔所指出：

“为了达成其目标，美国依靠个人利益，完全信赖个人的力量和理性。”

这句话是一百五十年前说的，今天仍然正确。今天一如过去，我们的主要工具就是自由。在我们的对立面，是压迫者、极权主义者、玩弄恐惧与迫害的权术家。

在这个基础上，里根总统的思想和他的外交政策的结构是如此直接坦率，以致于纠缠在日常事务中的人们反而容易视而不见。但我们的总统却从不迷失；他前后一致，永远把我们领回到根本原则上。今天，我想谈一谈这些根本原则。指导我们行动的有四个基本观念：我们从现实主义出发；我们的行动以力量为依据，我们的行动是强有力的、有目标的；我们强调，形成同意，建立协议和就关键问题进行谈判，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我们的行为以下述信念为指导：进步是可能的，即便通向成功的道路崎岖而漫长。

* 主席继续主持会议。

(美国)

我们如果想改变这个世界，必须先对它有所了解。我们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现实里的一切困难和机会。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是佩里克雷斯所说的那种人，他对摆在面前的荣誉和危险看得清清楚楚，又能挺身而出面对它。

现实既不是幻象，也不能任人摆布，尽管许多人想让我们这样相信。苏联的巨大宣传机器每天都想歪曲事实，曲解真理来为它自己的目的服务。在这个世界上，不想让它自己的人民知道真理的政府太多了。它们控制着人民的眼睛、嘴巴和耳朵，企图把真相隐藏起来。它们想使我们黑白不分，是非颠倒。

今天的许多现实都是使人不愉快的。正如里根总统出任总统以来所做的那样，我今天实事求是地把这些情况提出来，目的不在与人对抗。不，我们的目的不在这里，而是在避免误解，为变革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

因此，如果有侵略，我们就说这是侵略，如果有颠覆，我们就说这是颠覆，如果有压迫，我们就说这是压迫。

例如，波兰的情况就不能叫人不问，也不是几句话可以掩饰过去的。波兰人民要作自己的主人。许多年来有组织有计划的专制统治都压制不了这一愿望，军事管制也做不到的。但是在今天的波兰，真理只能隐藏在角落里。

我们也不能掉头不顾苏联军队对阿富汗全国人民的暴行。阿富汗人民的反抗运动是当代的一首英勇史诗。我们如果不了解他们为何而战，就不可能了解反抗何以如此壮烈。

此外，苏联的代理人还在许多国家活动；当全世界许多民族现在已挣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时，他们却在制造一个新的殖民主义时代。

对于影响自由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其他问题，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提出来。

(美国)

许多发展中国家遭遇到对金融机构的不信任危机，而且国家控制的经济都难以发展。许多西方国家本来很活跃的经济，以及世界主要贸易伙伴间的贸易，都受到经济衰退和日益抬头的保护主义的威胁。支撑起世界的稳定和增长局面的同盟国——我们西半球的朋友、北约组织——以及西方和日本工业化民主国家，出现了新的和长期存在的裂痕。

最后，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我们的前途。在不断竞争的恐怖核平衡下，不会有真正的安全。越来越多的国家似乎只为了地方性的竞争而交战，却会影响到区域乃至全球的安宁——这种情况是无法叫人安心的。

困难重重，危机处处。但是当前的现实也有另外一面——希望的一面。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机会的年代。

对于人类在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作出的成就，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赞叹不已。我们开拓了在科学、生物学、工程、美术、音乐、数学、技术和建筑等各个方面的思想新领域——这是过去任何人不曾预料到、甚至不敢想象的。今天，我们对埋藏着我们历史的海洋、森林和地层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对婴儿或大脑的知识，比过去一万年所累积的要多得多。我们正在研究如何生产足够我们大家食用的粮食。我们面对疾病已不再不知所措。我们当然也探索宇宙的幽渺。我们正在研究大自然本身的奥秘。机会是无穷的。这显然也是现实。

实事求是地看，这世界虽然危机深藏，但也不是没有希望。不过，必须有一个条件：只有坚持、保卫和扩大最宝贵的两个要素——自由与和平——才能使人类的潜能发扬光大。

(美国)

美国对和平的渴望，并不会使我们对发展我们的力量，或者在必要时使用这个力量，有所迟疑。事实上，清楚了解我们面对问题的重大，无可避免地使我们认识到美国力量的重要。自由世界的力量会产生节制的效果，吸引妥协，并且能向那些愿意共同从事自由所带来的创造性活动的人提出保障。

力量一般是指军事力量；它确保其他国家不能威胁我们，也不能威胁我们的利益或朋友。但是当我提到力量时，我指的不只是军事力量。对美国人而言，力量还来自国内的和在与我们的伙伴之间的一个稳固的经济基础和活跃的社会关系。更根本的是，力量的真正泉源深植于美国的道德承诺中。

以和平为目标的军事力量是美国力量的保障。美国人民从来不接受弱势、畏缩或退让。我们不会把我们的命运交到残暴不仁的人的手中。美国人今天坚定一致认为，坚强的国防是必需的。今年的国防预算将可以保证，美国将帮助它的朋友和盟友去保卫它们自己——让所有国家都清楚看到在国际事务中，和平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军事准备和军事能力一定要与肯为和平、公理和安全的事业使用这股力量的意愿联在一起。今天，美国海军陆战队与我们的盟友意大利和法国一起，正在贝鲁特协助黎巴嫩政府和它的军队，保障那个首都中受尽折磨的人民的安全。现在我悲痛地向大家报告，我刚才接到消息，今天贝鲁特机场一枚地雷爆炸，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人殉职，数人受伤。

海军陆战队是美国国力的延伸，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战争，而是要保障和平。他们到那里去是为了要使所有外国军队撤离黎巴嫩的日子早些到来。关于黎巴嫩充分实现它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日程表，必须尽快达成一项协议。为了争取和平和重建一个昌盛的社会，黎巴嫩应当得到世界的帮助。

美国将继续以审慎、坚决和持平的态度使用它的力量。我们要得到对手的尊敬，也要值得盟友和伙伴对我们的信心。

(美国)

健全的经济是美国力量的动力。

在经济衰退期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都受到过度的通货膨胀、紧缩的市场、投闲的能量、窒滞的贸易和愈来愈强的保护主义的困扰。它们的经济扩展还有一个最顽强的敌人，那就是普遍无法捉摸情况的感觉。

美国有庞大的人力和科学资源，在一个经济动荡和衰退的时期中能够生存下去。但是由于我们的道德承诺和自我利益，我们必须用我们的技术能力和生产力，在国内建立长期的繁荣，在国外为一个健全的经济基础作出贡献。

为了推动美国的经济，里根总统已经制定了一个大胆的方案。我们的通货膨胀率有显著的下降，而且我们会维持这个低的水平。这样，美元的价值会更加稳定，增加人们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

美国最近降低的利率将能刺激国内和国外的投资。能源的市场价格促使的节约已减少了美国对世界能源的需求。我们正在走出这次衰退。一个扩展和开放的美国经济将会为别处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提供新的市场，也为外国提供新的投资机会。正如我们会分享世界经济复苏的好处一样，别人也会因为我们经济的逐渐恢复而繁荣。

为了巩固更广泛的繁荣，我们必须在几个国际问题上取得合作：在美国和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必须抵制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诱惑——不论这种政策是以公开的进口限制与出口补助方式还是比较含蓄的国内方案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政策只会扭曲国际贸易的方向，损伤每个地方的成长。让我们决心在十一月总协定部长级会议的时候遏止住这个保护主义的压力，重新为一个更开放的贸易制度作出积极的努力。

必须了解许多国家的外债的含义，如果我们采取明智的态度，避免造成不稳定的行动，近期的债务问题是可以处理的。但是外债的幅度几乎无可避免地会减少未来发展所能取得的资源。经济调整是至为必要的。货币基金组织能够为任何国家进行顺利调整的努力提供关键性的帮助和指导。美国提出的新贷款安排建议，对这项努力可能会发生重大作用。

(美国)

必须认识，政府必须减少对市场的干预。每个国家都有权按照其居民的意愿组织社会，但是经济现实是不容忽视的。这些现实清楚显示，世界上的指令经济制度在满足人民需求方面是非常失败的。新兴的繁荣工业国家是那些市场最自由开放的国家。

我们的道德和精神品格是我们力量的基石。

真正的力量来源更深于经济或军事力量，它潜藏在那些知道自己责任的自由人的自我奉献中。美国的体制是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体制，它的政府是要对人民负责、作人民仆人的政府。机会均等、法律程序、公开陪审制、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我们的民权法案、我们对自由的保障和有限政府的制度，都是经过好几世纪的考验才产生的。为了我们自己，我们非常注重这些人道价值，因此我们也必须并且非常合理地要关切我们国界以外所发生的对自由、正义和人道主义等原则的攻击。所以我们要为良知犯人说话和采取行动，要反对恐怖主义和对苏联赫尔辛基监视委员会被禁的事表示反对。所以我们急于参加对我们自己和对其他国家的人权表现进行定期审查的活动。我们欢迎别人对我们的制度详加审查。我们并不完美，但是我们无所隐藏。

我们对自由的信念指导着我们在联合国中的政策和在其他地方的政策。因此在这个论坛中美国将继续坚持公正、持平和真实。我们严肃对待关于人权的辩论。我们坚持诚实地使用语言；我们要指出前后矛盾、双重标准和谎言。我们对真实的要求是没有妥协的。

(美国)

对现实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和自由生活的人来说，这个世界是有工作给他们做的。清楚地了解到此一时刻的动乱情况，并有了增强的能力来行动之后，我们还需要有能够看到此时此刻以外的远见。

国家必须认识到并接受公平处理我们面前的问题，然后更进一步，为共同目标作出共同努力的迫切需要，而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是国家的代表。无论我们是在设法为区域冲突带来和平还是为商业歧见寻求解答，强加性的解决办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征服，压力，因胁迫而顺从，在才过去不久的几十年前还相当普遍——但今天没有了。不是每一个想要把他的问题加以解决的人，我们都会自然而然地作出正面的反应。但是该谈判的时候，美国愿在全球议程上着手工作，而且愿以所得成果比以前更好、更安全的方式进行。

当我们能使自己承认我们的问题为人类基本困境的反映的时候，我们就能更明智地，而且以更深的互相了解来处理我们的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很少是对与错，善与恶之类的简单问题。只有那些不负作决定和采取行动的 direct 责任重担的人才能任意地否认那个现实。政治家的任务是要在两个、或好几个竞争之间进行调解，而其中每一个通常都有一个合理的要求。

美国是在这个基础上准备设法解决我们时代的问题——战胜一个时代的混乱，贫苦和日增的威胁；是在这个时代里，思想和文化太容易起冲突，而科技大有超越我们控制机构的危险。

我们在谈判并作出努力，来为影响地球每一个角落和影响我们在地球上面的生活每一个方面的问题寻求答案。让我只向你们提其中两个问题。

中东的苦痛现已超过新闻报道或演讲的能力所能表达的了；它是我们良知上的一个烧灼的创伤。这个区域一直不断地在骚动。不安爆发成为暴力，恐怖，造反和

(美国)

内乱。一个战争接一个战争。这个大会厅之中每一个人都明白，国际和平，安全，与合作下的进展，在没有解决这个恐怖的区域冲突之前，是绝对不能实现的。

过去几个月之内，我们都看到了在中东需要进行切合实际的和平谈判的一个活生生的证明。世界上需要并应当享有和平的国家之中，以色列名排榜首。世界上需要并应当拥有一个他们能够真正认同的地方的人民之中，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主张是不能否定的。

但以色列只有在巴勒斯坦人民也获得他们的合法权利的情况下才能有永久的和平。同样地，巴勒斯坦人民也只有在给予以色列显然有权要求的生存，在和平与安全之中生存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他们的正当权利。

这个最最复杂的国际冲突不能以武力来解决：无论军队的威力或恐怖主义份子的暴力都无法将强者的意志强加在弱者的身上。而且单靠仔细编写的文件的修辞也不能解决。只有通过直接谈判的互相迁就，导致切合实际的安排，才能够解决这种冲突。换句话说，只有通过努力工作才能解决。对那些认为以色列的永久和平与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权利之间没有矛盾的人来说——对那些认为两者都是和平所必需的，而且没有一者，另一者也无法达到的人来说——这个任务的确可以称为爱的辛劳。

里根总统在九月一日呼吁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各方，要求他们在中东走向和平的大道上重新起步。建立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基础之上的戴维营协定，为该地制定的和平公式，仍然是任何肯接受呼吁与我们共同踏上旅程的人唾手可得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里根总统已经提出一些建议，可以使那些愿意同我们共同努力的人，有一个比较安全和省力的旅程。

我要求所有有关各方接受里根总统的呼吁，加速中东真正和平的实现。

除了解决区域问题的迫切需要之外，还有一个同等重大的全球迫切需要：停止并扭转全球的军备扩充。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充分了解军备管制和裁军是世界最强

(美国)

大的国家，美国和苏联，的特殊责任。而且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可以向各位报告，我们是在履行我们的责任，设法将常规军备与核军备限制并裁减到最低可能水平。

念及这个目标，里根总统为协议军备裁减着手制定了一个综合方案。在中欧，这个行星上军队和武器最多的地区，西方盟国在设法将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的部队大量裁减至相等水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最近提出了一个新建议，旨在给予关于互相均等裁减军事人力的维也纳会谈以新生命。

在战略武器的领域内，美国也采取了主动，要求将美国和苏联的弹道导弹可运载的核弹头的数额裁减三分之一。在讨论中程核武器的维也纳会谈上，美国则更进一步，要求苏联同意一个大胆的建议，销毁双方武库中整个这一类别的武器。

但尽管这些谈判重要，军备控制问题不能只留给两个超级大国。核扩散的威胁延伸到世界每一个区域，必须获得每一个政府的注意和精力。这不是超级大国所独有的问题，也不是基本上属于超级大国的问题。如果在已极度严重的区域冲突之外再加上核恐吓，无核国家的安全绝不会增加。如果稀少的资源和科学才能被转移到核武器和运载系统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繁荣绝不会增加。

不幸的是，在任务变得更重要的时候也变得更困难。更多的危险物质已经生产出来，而且出现了对不扩散没有明确承诺的新供应者。但协助创造这些问题的技术也可提供答案。为加强侵略障碍和为和平解决争端而采取的大力行动，可以铲除问题的根源，不安全感。美国方面将努力加紧出口管制；促进保障制度的广泛接受；在违反协定时要求采取切实的行动；并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我们上个星期在维也纳的行动应可清楚表明，我们不接受设法将这种极为重要的机构加以政治化，因而加以阉割的任何企图。

(美国)

美国人民在两个多世纪的国家生活中最常说的一句话，也许是“你不能停止进步”。我国人民始终深信，自由民族的前途将是美好的。

美国继续向世界提出这种憧憬。有了这种憧憬，有了创造性的活动的自由，善良的人民就无所畏惧。

但是，我并不是在这里说，道路是顺利的，或是迅捷的，或是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卡尔·桑德伯格有一首诗，诗中说一个旅行人请求斯芬克斯说话，揭示各个时代的智慧精髓。斯芬克斯确实说了话，它说：“不要期望过多。”

这对我们大家是个很好的忠告。这不是说，我们无能取得巨大的成就。我们能够出力形成较有建设性的国际关系，让我们的子女有较好的生活机会。但是这却确实意味着，我们如要取得这些成就，便需要承担风险，忍受痛苦，作出牺牲，尤其是需要有忍耐力。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的复杂而又令人烦恼的性质。我们不应沉溺于完美无缺的幻想或是无法完成的计划，或是用压力来取得解决办法。领导人的责任不是去助长随便许诺和妄作保证的越来越坏的风气。大家都明白的真实情况是，我们面临的前景是决定性的或戏剧性的突破太少了；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精力和创造力用来争取最终成功的持久斗争。

这是我国的方针，因为我们认为不仅需要，而且可能，在广泛的阵线上取得重大的进步。例如：尽管我们和苏联之间的分歧根深蒂固，但双方的谈判者眼下在就军备控制进行着严肃认真的工作。里根总统发出了重要的呼吁，要求召开关于军事开支的国际会议。实现会计和报告的共同制度，乃是以后就限制或缩减防务预算达成协议的前提。加勒比盆地的倡议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自由间建立了至为重要的联系。这可以为规模和性质大为差异的各种经济间进行公正的和有成效的合作树立一个模式。通过国际上可接受的条件使纳米比亚取得独立，在南部非洲建立稳定和进步，这种外交途径是敞开的。

(美国)

现实主义加上准备为公正自由的协商解决办法而进行长期艰苦的工作，这就是我们乐观的根据所在。这就是我国政府今天给你们带来的消息和建议。

我今天在这里一开始时谈了一些我个人的感想，现在让我以同样的精神结束我的发言。

我们必须有决心，有信心。我们必须准备对付困难，但必须永远是乐观的。这样，我们今天在这个大厅里所代表的所有种族和国家，才能分享人的才智和想象力所生产出来的莫大财富。

我的办公室里挂着一位老国务卿的肖象，他道出了美国面对世界危险和困境时的态度和精神。他说，我们行动起来应该“勇敢、清白、永不灰心”。这是约翰·昆西·亚当斯一个半世纪以前说的话。今天我个人向你们保证，我国将继续这种精神，这种决心，以及对前途的这种信心。

下午十二时四十五分散会。